



身為一位陸戰隊軍官，我已經準備好隨時領導臨時編成的步兵排。(Source: USMC/Anthony J. Kirby)

● 作者/Leo Spaeder ● 譯者/黃國賢 ● 審者/黃依歆

創建首支美陸戰隊地面 假想敵部隊

The 1st Centralian Revolutionary Battalion: Creating an
Organized Ground Opposing Force

取材/2018年2月美國陸戰隊月報(Marine Corps Gazette, February/2018)

美國正規地面假想敵部隊中，獨缺陸戰隊的參與，本文強調應藉由陸戰隊假想敵營，強化具創新、顛覆性思維的軍種文化。唯有傳授「敵人如何作戰」，美軍方能挑戰自認之戰術優勢，在未來戰場克敵制勝。

本文先就筆者跟「申卓利亞革命軍」(Centralian Revolutionary Force, CRF)的作戰經驗大致說明。在四次為期5天的過程中，我的戰績各有勝負，曾目睹身負重傷的陸戰隊員，在紅色煙霧漫延至安全著陸區時，獲得如奇蹟般的戰場救護。然而，跟之前每個受訓的尉級軍官一樣，我與同袍們也從中學學習到排級戰術，在寬提科(Quantico)基地的戰場擊退上述部隊打贏戰爭，並從美陸戰隊初官學校畢業。申卓利亞城保住了！嗯，至少截至下一梯次受訓連隊為挽救和平，必須跟申卓利亞革命軍進行四場相同的戰鬥，然後直到重新獲勝

為止。身為一位陸戰隊軍官，我已經準備好隨時領導臨時編成的步兵排。

美陸戰隊總是在尋找更佳、更創新的戰法，期能從嚴從難，甚至比照戰場實況進行實兵對抗訓練。美陸戰隊初官學校打造申卓利亞部隊作為訓練初任尉官的平臺，同時讓排級部隊藉由相互對抗的方式，體驗各種不同的戰術情境，同時戰術訓練演習管制群(Tactical Training Exercise Control Group)則安排陸戰隊員在加州29棕櫚基地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的綜合訓練演習期間，對抗由精通阿拉伯語的約聘人員及由達科塔人(Dakotians)組成的陸戰隊

獨立增編部隊，期能模擬全球反恐戰爭之作戰環境。除了這些假想敵範例外，美陸戰隊的每一支地面部隊均組成特定部隊，以挑戰自身野戰技能：例如精選士官組成火力組，利用應急爆炸裝置(IED)跟護衛車隊進行對抗，或是組成敵軍排級部隊，攻擊遠征軍的空軍基地，或是安排指揮所演習中突入的人員。¹ 早在1957年，俄亥俄州斯圖本維(Steubenville)第76特種步兵連的督察教官，也曾創建一支陸戰隊六號假想敵的黑衫軍。² 這些不同年代之示範部隊都有一個重要共通點：都是暫編單位。

1986年，陸戰隊航空隊創立一支專業的常設敵軍中隊，稱為美陸戰隊401戰機訓練中隊(VMFT-401)，主要任務為提升陸戰隊空對空作戰的戰備能量。至今，甚至有部分文章指出陸戰隊做得比空軍來得好。³

「現在正是時候讓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的地面作戰單位迎頭趕上，藉由建置一支陸戰隊假想敵營，以持續性的訓練作為，使地面實兵對抗的訓練品質無論在何種軍事作戰情境下，均



建立美陸戰隊假想敵部隊並非新的構想。(Source: USMC/Allison DeVries)



美陸戰隊401戰機訓練中隊(VMFT-401) 為常設的敵軍中隊。圖為一架F-5N虎式二型戰機，機上漆有共黨紅星標誌。

(Source: USMC/Dengrier M. Baez)

能獲致提升。」

1986年3月18日，陸戰隊401戰機訓練中隊成立於亞利桑納州的尤馬(Yuma)航空站，旨在透過當前具有威脅性的敵方戰術，訓練陸戰隊飛行員，期能提升美陸戰隊空對空戰備能量。該中隊的「射手」隊員皆為「美海軍打擊機戰術專精班」(Strike Fighter Tactics Instructor, SFTI，俗稱Top Gun)或「美陸戰隊武器與戰術訓練班」(Weapons and Tactics Instructor, WTI)的畢業人員，他們駕駛F-5N虎式二型戰機，機身上漆有共黨紅星標誌。⁴ 身為假想敵，他們在每半年的演習中訓練武器與戰術訓練班學員從事防空作戰，並且在美陸戰隊101戰機攻擊訓練中隊(VMFAT-101)的F/A-18大黃蜂戰機飛行訓練流路中擔任教官。401戰機訓練中隊是陸戰隊僅有的假想敵中隊，反觀其他軍種在空中與太空領域的相關單位卻不少：美空軍編制兩支飛行假想敵中隊，一支防空假想敵中隊，以及兩支太空假想敵中隊；美海軍則是除了

海軍打擊暨空戰中心(Naval Strike and Air Warfare Center)的打擊機戰術專精班外，另外還建置了四支飛行假想敵中隊。⁵ 這些組織提升了美軍各軍種飛行部隊的戰力表現，讓他們能與實力不相上下的敵手在空中一決勝負。

現在開始將視野高度由空中降至地面，美陸軍也有各種組織嚴謹的假想敵部隊。其中最大單位便是第11裝甲騎兵團——黑駒部隊——位於加州厄溫堡(Fort Irwin)的國家訓練中心。黑駒部隊的任務有二：其一為在國家訓練中心的課程中，進行混合式攻擊威脅行動，負責擊敗美陸軍旅級戰鬥部隊；其二則是部署支援全世界的應變作戰行動。厄溫堡國家訓練中心的假想敵部隊成立於1980年，當時建置目的是為了與蘇聯潛在衝突做好備戰工作，而第11裝甲騎兵團則是當時新成立的部隊。該部隊的編裝包含兩個裝甲騎兵中隊及一個支援中隊——兵力逾2,000名——另還有一個國民兵裝甲騎兵與野戰砲兵部隊。國家訓練中心

的東方為路易斯安納州波克堡(Fort Polk)聯合戰備訓練中心所在地，該中心以第509步兵團的第1營(空降)擔任假想敵部隊。作為聯合戰備訓練中心的假想敵部隊，其模擬敵國安全部隊、叛亂集團及混合式威脅，讓輪流進訓的部隊感受高壓及富挑戰性的戰鬥狀況；提供回饋意見以提升部隊戰力，使部隊做好充份準備，期在未來聯合戰場中獲勝；維持身為美陸軍空降步兵營肩負的戰備任務。⁶最後，位於德國霍恩費爾斯(Hohenfels)多國聯合訓練中心，是以第4步兵團第1營之400名戰士作為本土假想敵，該單位不但負責訓練駐歐美陸軍部隊，同時

也協助北約及非北約盟國等夥伴國進行相關訓練工作。⁷

不幸地，美國正規假想敵地面部隊僅止於上述所列，美陸戰隊從中缺席。更遺憾的是，陸戰隊的潛在敵人正具備這些戰力。中共已於2014年在朱日和基地——即中國大陸版的厄溫堡——成立第195機械化步兵旅，負責擔任「藍軍」部隊(編按：中共以藍軍代表假想敵，而西方國家則以紅軍代表之)。首任旅長表示其工作就是「研究敵軍並如敵軍般行動。」這支部隊採用北約部隊傳統的體系與戰術，並在各種不同地形(草地、山丘、沙漠、城鎮)與環境下(核生化)跟共軍進行對抗演練。

共軍已接受目前在科技上之劣勢，所以提供藍軍較其餘共軍部隊更先進的戰車與火砲，同時也在演訓想定中設計最艱困的戰術狀況。中共也讓195旅和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部隊在朱日和基地中進行聯合演習。藍軍部隊除了為共軍帶來戰術訓練之價值，還充份擔任共軍戰略溝通的角色。官方媒體播放共軍與藍軍部隊在看似中華民國總統府的建物前進行對抗演練，藉以對臺發出警告並影響外交氛圍。⁸中共確實體現了假想敵部隊在戰爭各個層面所顯示的價值。

因此，若沒有專門的假想敵部隊，美陸戰隊將會失去什麼？如果陸戰隊能有一個營級假想敵部隊，就能對軍種做出五大貢獻：

- 藉著利用專業且專精的假想敵部隊，以涵蓋叛亂分子到實力相近敵軍的軍事作戰範圍，為美陸戰隊提供戰鬥戰備能量。
- 挑戰「必勝的演習結果」，同時增加兵力對抗的實際狀況。



假想敵部隊成員已證實他們具備挑戰地面部隊的能力。(Source: USMC/Allison DeVries)

- 測試新的概念、武器，以及陸戰隊戰鬥實驗室與支援設施，同時不會中斷訓練單位之訓練、演習及運用計畫。
- 發展創新與具顛覆性思維的人才，如陸戰隊艾力斯(Pete Ellis)中校過去的作為般，而本文參與的年度徵文競賽就是以其名字命名。
- 依實際需要，配合支援全球應變作戰行動部署作業。

一支陸戰隊假想敵部隊可提升陸戰隊地面部隊的戰備能量，無論後者是來自陸戰師、陸戰隊航空大隊或陸戰隊航空聯隊。第11裝甲騎兵團發布的訓令中指出，指揮官意圖在於提供全世界最致命的假想敵部隊，讓受訓官兵能夠在未來任何地方與真正對手作戰時，「首次出師」就獲得勝利。此種態度若運用在戰場上與陸戰隊友軍進行對抗，毫無疑問將增進美軍部隊致勝的能力。一支專門的假想敵部隊，其唯一任務就是研究敵方準則、戰力、戰術、技術與程序，並汲取相關經驗，發展足以摧毀友軍部隊的各種科技，而這正是威力更強大的訓練資產，能彌補目前美軍臨時假想敵部隊之不足。再者，美陸戰隊的假想敵營並非訓練單位的建制部隊，所以即使在作戰行動執行不力時，也會不小心被「放過」；擔任假想敵部隊的人員也不會「突然現身」，並試圖瓦解美軍部隊內部士氣；以上種種將使陸戰隊員目光短淺、安守本分，或是成為能力不足的戰士，終將無法體會戰爭最殘酷的實況。身為美國的遠征軍戰備待命部隊，陸戰隊必須快速完成部署並於首場戰鬥中克敵制勝，以利後續參戰部隊贏得戰爭。⁹ 陸戰隊沒有「再來一次」的奢侈機會，所以陸戰隊

假想敵營「首次出師就獲勝」的態度將是提升戰備的關鍵。

其次，《美陸戰隊準則出版品卷1：作戰》(MCDP 1, Warfighting)指出，

戰爭本質為兩個各自獨立、彼此毫無妥協意願，且相互敵對意志間的暴力爭鬥……即便我軍試圖將我方意志加諸於敵方，敵方不但會抵抗，更會尋求將其意志強加於我方。¹⁰

如能建立陸戰隊假想敵營，則必定能實踐陸戰隊的準則。丹柏(Dennis Dunbar)上尉在2015年9月《陸戰隊月報》中提出，各場註定會成功的演習，有哪些問題值得探討。¹¹ 儘管其關注重點是較大規模的演習，如「大膽美洲鱷」(Bold Alligator)。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有多少伍/班/排/連級單位在與假想敵對抗中被判定為勝利的一方，只因為是好人所以應該要贏？究竟有哪些強權國家「打造一支菁英戰士連隊」的方法，是告訴假想敵部隊他們得在何時及何處被擊斃？¹² 再次借用陸軍步兵第1團第509營網站上的特別聲明，「讓輪訓部隊為自身錯誤付出代價。」¹³ 一支積極且具思考能力的假想敵部隊必能創造瞬息萬變的實兵對抗試驗，讓進訓部隊指揮官犯下錯誤，就像理佩爾(P.K. Van Riper)中將在「千年挑戰2002」(Millennium Challenge 2002)演習中，讓聯合部隊指揮計畫參謀獲益良多。在1998年10月的《陸戰隊月報》中，麥斯威爾(Timothy Maxwell)描述他在國家訓練中心任職時，以陸戰隊第7團第3營擔任假想敵部隊，跟陸軍部隊進行對抗的情形。他



美陸戰隊司令奈勒上將認為，美陸戰隊要培植的是一位具顛覆思考的陸戰隊人才。(Source: USMC/Samantha K. Braun)

指出以實兵進行對抗演訓是獲益匪淺的經驗，因為學習曲線很陡峭，且擔任敵軍的一方亦獲充份授權以貫徹行動意志。正如麥斯威爾所言，相較於真槍實彈的廝殺，實兵對抗訓練確實具有相當大的成效。¹⁴ 若與電影《魔鬼士官長》(Heartbreak Ridge)中的海威(Highway)假想敵作戰，我們的陸戰隊員將會常吃敗仗，但可藉此從駐軍提供的安全環境中學到寶貴經驗，而免於從殘酷的戰鬥中淌下鮮血。

第三點，陸戰隊戰鬥實驗室及支援設施夙夜匪懈地發展新概念與高科技的先進裝備，以利部署於戰場的部隊運用。這些發展需要部隊進行測試，而這對於已經忙於訓練、演習及運用計畫的部隊會造成負擔。若常設一個陸戰隊假想敵營則可提供絕佳的機會，發展並測試新的想法，而無須給部隊帶來過多任務。此外，在發展友軍戰

術、技術與程序以達創新目的同時，陸戰隊假想敵營還可制定敵人的威脅態樣。此種獨一無二的加乘策略可提升發展需求，全力啟動準則或戰術、技術與程序的修訂工作，並讓陸戰隊做好在未來作戰環境中勝利的準備。

第四點，陸戰隊可建構一個能培育出創新、顛覆性思維的環境，一如當年的艾力斯中校。依循第11裝甲騎兵團指揮官的指導綱要，他任內想要達成的使命之一是建置領導統御實驗室，扶植並培育下一代領導幹部，讓這些人都能夠樹立典範、勝任工作。¹⁵ 陸戰隊假想敵營可成為這支軍種的創新實驗室，吸引常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卻能跳脫框架思考的陸戰隊員去挑戰現行作法。這聽起來有點耳熟？沒錯，這正是陸戰隊司令奈勒(Robert B. Neller)上將所言，其想要保持並培植具顛覆性思考的陸戰隊人才。¹⁶ 美軍應將該營當作培養皿來孕育並發展此型態之陸戰隊。輪調至陸戰隊假想敵營的官兵回到部隊後，便可發揮如同美陸戰隊大學及參謀士官學院在軍事教育與專業發展的功能，強化學習及創新的文化。《陸戰隊月報》經常問道，「艾力斯到哪兒去了？」¹⁷ 美陸戰隊可以用陸戰隊假想敵營來終結這個問題，並創造更多新的艾力斯們。

最後，這個假想敵營可以直接支援陸戰隊的任務：戰無不勝。仿效上述第11裝甲騎兵團的理念，陸戰隊假想敵營能夠基於兼顧訓練部隊與戰備標準原則而仔細制定任務導向的工作清單，在需要時於全世界提供部署。

對於上述陸戰隊假想敵營能為陸戰隊帶來各項貢獻進行研究後，接下來問題便是如何建構這

支部隊。陸戰隊假想敵營應當比照第11裝甲騎兵團的模式，成員應來自各單位、由司令精選上校階人員擔任指揮官，且指揮部應位於29棕櫚基地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所屬連級地面作戰部隊也應同樣位於該中心、朋德爾頓營區(Camp Pendleton)，以及勒瓊營區(Camp Lejeune)。該假想敵營應當隸屬於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訓練司令部，並與該司令部共同配置於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而位於東、西岸的連隊則受營部指揮，並透過參三作業直接支援第一及第二陸戰隊遠征軍。以下將就相關細節加以說明。

數十年來，美陸軍不斷修訂

此假想敵部隊之概念，陸戰隊的假想敵營可根據陸軍第11裝甲騎兵團的模式，稍加修正即可。先前第11裝甲騎兵團曾全面採用蘇聯時期的方法：從軍服到載具/裝備，乃至準則所規範的戰法。目前他們已經開始採用各種假想敵替代車輛(OPFOR surrogate vehicle, OSV)來模擬敵軍的裝備：高機動多用途輪型車輛(HMMWV)用以模擬俄製BRDM-2兩棲裝甲偵察車，M1113悍馬車則用於模擬MBP-2步兵戰鬥車輛，而M-1戰車則用來代替T-80戰車。第11裝甲騎兵團亦採購並改裝民用客貨兩用車，以作為非國家行為者所使用的武裝改裝車。他們也主

導進訓旅級部隊的實兵對抗演練，成員則由厄溫堡國家訓練中心安排兩年一任的人員輪調作業，並維持支援應變作戰行動所需具備的能力。此模式提供了一個相當強大的基礎，讓陸戰隊的假想敵部隊得以在準則、組織、訓練、物資、領導統御、教育、人力及設施等各方面建立標準。

該部隊長應由陸戰隊司令親自選派上校軍官擔任。其理由如下：首先，這位上校將會頻繁跟許多營級與團級單位唱反調，而這些單位有可能是隸屬師級，或是由中校到將級軍官指揮的遠征軍。陸戰隊假想敵營會在許多實兵對抗中慘勝友軍部隊，以及包含將軍在內的各級部隊長，因此需要適切的官階、經驗及情緒智商，方能處理憤怒、受傷，以及(或者)難堪的場面，以轉變為具建設性的學習經驗。其次，該指揮部會和其副指揮官有密切互動，以發展和修正相關新科技與概念，因而有必要由一位高階指揮官來處理這些棘手的關係。最後，一位上校——最佳狀況是一位具備發展潛力的軍官——將可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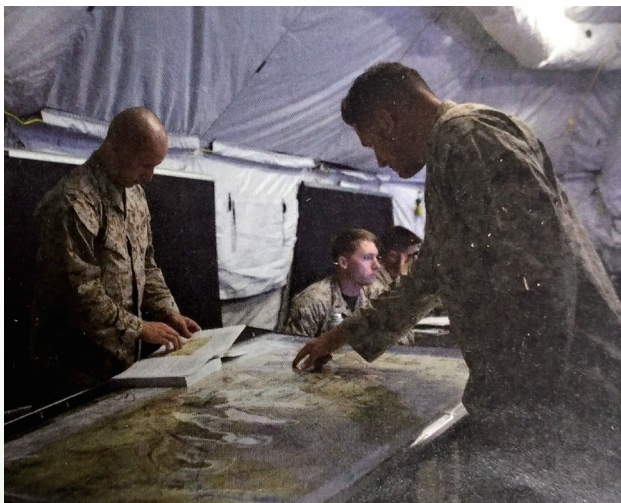
高機動多用途輪型車輛可依需求配備相關套件，並可於野外演習中供假想敵部隊運用。(Source: USMC/Ricky Gomez)

當為陸戰隊假想敵部隊代言，這是一位中校難以辦到的。陸戰隊司令應依循陸戰隊第1300.64B號令所定事項，據「陸戰隊司令特別遴選程序」選拔適員擔任指揮官，方能確保這名部隊長是一位具有創新及顛覆性思考的人才，勇於從各個面向挑戰陸戰隊。正如克魯拉克(Victor H. Krulak)中將在《臨陣當先》(*First to Fight*)乙書第二部分所述，這正是選拔「改革者」的大好機會。那些與艾力斯、威廉斯(Dion Williams)、克魯拉克(“Brute” Krulaks)、理佩爾特質相同的人，都是擔任該假想敵營指揮官的不二人選。陸戰隊司令應為假想敵營尋求思維創新的軍官，或擁有不尋常職涯經驗的人才，例如曾歷練亞洲、歐亞及中東的地區事務軍官(regional affairs officer, RAO)與外事軍官(foreign area officer, FAO)；具有博士學位或歷經非軍事類高等教育的人才；以及其他非傳統類型的軍人。唯有這樣的軍官才會讓單位發展潛力完全展現出來。

在這位上校階指揮官底下，應有四個地面作戰部隊。各連均編制少校階連長，其中兩個連隊位於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一個位於朋德爾頓營區，另一個則位於勒瓊營區。所有的假想敵連隊應當編配兩個擁有重機槍與反裝甲武器的摩托化步兵排、一個120公釐迫砲組，以及一個戰術後勤排。此外，進駐於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的兩個假想敵連也應各編配一個戰車排。陸戰隊應考慮合法採購敵人製造威脅所使用的裝備，藉此模擬敵人的實戰能力。然而，訓練與維護議題(如教導維修M1A1戰車的技工改為維修T-80戰車)則可能阻礙這個策略。美陸軍把假想敵替代車輛概念視

為強大的應變計畫。此外，陸戰隊假想敵營需決定採用何種準則模式。陸戰隊應修正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Joseph F. Dunford)上將所提出4+1威脅架構(俄羅斯、中共、北韓、伊朗，以及跨國暴力極端組織)，並讓部隊採用1+1模式，依照可能發生的戰鬥模式為基礎，選擇傳統的敵對國。¹⁸ 以俄羅斯外加一個暴力極端組織的1+1威脅為例，能使陸戰隊準備好在類似東烏克蘭想定對抗混合式敵人的可能干預作為。只要具備一般性的戰力，不含測試中的高速裝備原型，陸戰隊的假想敵營便可扮演好其角色，在所有地形上模擬叛亂分子與近乎實力的強大匹敵者。

這些連級部隊分布特性，對於假想敵部隊的架構而言是相當關鍵的優勢。在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只要設置兩個連隊就能提供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訓練司令部一個堅實的營假想敵部隊，也能在綜合訓練演習時，為東西兩端部隊各自提供獨立的連級規模假想敵部隊，同時第一及第二遠征軍同樣有各自的相關假想敵部隊可供運用。這兩個非隸屬陸戰隊陸空作戰中心的連隊可照陸戰隊後備指揮部模式運作，由一名指揮官掌握作戰管制並就分散配置的連隊狀況進行回報。這些分散的連隊由遠征軍給予直接支援，若下達的任務超過現有戰力，還能依據遠征軍參三作業獲得優先權。此外，分散配置的連隊可加以整編後，視需要投入大規模演習，例如勒瓊營區的「大膽美洲鱷」演習、範圍涵蓋美國西南方的「鐵甲武士」(Steel Knight)演習、在澳大利亞舉行的「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演習，或者針對陸戰隊後備單位所舉行的「北地進擊」(Northern Strike)演習。



假想敵部隊的參謀宜較步兵營編制人員位階更高。

(Source: USMC/Leon Branchaud)

不同於美陸軍假想敵部隊架構包含了三個各自獨立的指揮部(第11裝甲騎兵團、步兵第1團第509營,以及第4步兵團第1營),陸戰隊假想敵營的分散配置架構則集中於共同指揮體系下,無論是在提供陸戰隊全軍經驗學習,或與假想敵連隊間的戰術調適上,均可獲致良好的溝通效能。

綜合上述所言,陸戰隊假想敵營的人員應較一般營級單位更為資深。這個單位歡迎具顛覆性思維、各位階的陸戰隊員,但更歡迎聰明且異於常人的士官、中尉與上尉,然而這些人卻很有可能因為陸戰隊採納創新作為速度過慢而受挫,導致失去續留營的意願,正如陸戰隊司令奈勒曾提出的警告。¹⁹ 所有軍官均應申請任職於假想敵營——類似其他特殊任務指派——以確保這些人具備應有的智能、批判性思考能力、勇於挑戰現狀的膽識,並達到鼓勵部屬獨立思考的成效。人力方面則可藉由下列方法篩選:非法定的人力與後備事務委員會,或由其自組面試/委員會。每位成

員在陸戰隊假想敵營的任職期限為兩年,以避免智能發展停滯,並有利於重新激盪新思法,將這些具創新思維的官兵分散至陸戰隊各層級,同時提供更多陸戰隊員參與的機會。儘管這些職務的需求量將可能超出現有符合之人力,但如能提供任職假想敵營的誘因,諸如進修機會、列入特殊任務指派資歷、增列其他軍職專長,提供津貼等等,應可有效鼓勵陸戰隊員加入假想敵營。

創造這樣一個單位並非易事,過程必然艱辛且所費不貲。初估光是編裝表列的人力與裝備大約就需要1,000名官兵,充當裝甲運兵車的假想敵替代車輛、假想敵替代戰車、120公釐迫擊砲組(用以模擬敵軍火力)、無人飛行載具、數十輛輕型假想敵替代車輛、改裝民用車、中型貨車,外加數以千計的非美式步槍、光學儀器、工具包等,另外還得要有適當的經費、辦公空間、保修廠及其他相關設施。陸戰隊需重新投資並擴大現行「多重整合式雷射接戰系統」(Multiple Integrated Laser Engagement System, MILES)能力及合約商的支持。此外,教育訓練假想敵陸戰隊員採用1+1威脅架構的新院校,也有經費、人力及設施的資源需求。建立這支部隊必將經歷種種真實痛苦並需要周密的資源挹注,最大的障礙無論如何將是人事問題,同時還要兼顧強化其他戰力的需求,諸如資訊戰。這些成本耗費龐大,但如果是為了讓美陸戰隊員於岸上作戰時擊潰潛在敵人,這些花費就不算多。

面對這些挑戰,確有必要深刻理解何以美陸戰隊需要這些戰力。審視過去三十年,陸戰隊都能在傳統戰場上擊敗在科技上處於劣勢的敵人。只要

美國徵召陸戰健兒，則必定凱旋而歸。既然如此，美國何須改變？這是因為敵人正在學習並適應美軍作戰方式，以往美軍過度依賴的科技優勢和不對稱戰術，已被敵人日益趕上，他們再也不會坐以待斃，等著被美陸戰隊員用29棕櫚基地所傳授的機械化攻擊課程來殲滅。初官學校的班排課程助教(過去的陸戰隊教官組)、步兵院校的戰鬥教官，以及單位內部訓練課程，均教導陸戰隊員「如何作戰」，而假想敵營則將傳授「敵人如何作戰」。

陸戰隊軍種訓練成果向來有目共睹——綜合訓練演習——著重於實彈操演與城鎮戰鬥，不過這也妨礙了對抗具思考能力敵人所需之更高層、更廣的戰術機動作爲。陸戰隊目前並無適當作爲來有效活化指揮層級的演習工作，官兵不得不採取機動作爲並運用連、營、團或師來對抗具有思考能力的對手。陸戰隊假想敵營能辨識出哪位指揮

官的專業技能僅限於訓練、裝備及行政管理，但卻無法在實兵對抗中遂行作戰任務。實彈訓練對戰鬥戰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卻不只是唯一的部分。從實彈火力與機動中汲取所有基地的基礎經驗，再結合實兵對抗演練，並輔以「多重整合式雷射接戰系統」來強化戰場機動效能，當遭遇飄忽不定的敵軍時，必能提高美陸戰隊員的存活率並邁向勝利。檢視所有美軍的演習，總是看似戰無不勝，但翻開美國軍事史，卻有不少血淋淋的教訓，失手於那些「較弱」的對手。儘管近期陸戰隊都能在傳統作戰中獲勝，但這並非未來勝利的保證。

總之，此刻正是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旗下所有地面戰鬥單位向陸軍裝甲騎兵團及外國軍隊看齊的大好時機，陸戰隊確實應建置一支陸戰隊假想敵營。2014年，中共舉行「跨越」軍演時，

將前述第195機械化步兵旅和七個共軍精銳旅級部隊進行對抗。這七個精銳旅中有六個旅在實戰對抗狀況中敗陣，震驚共軍各個層級，並讓他們得以重整軍力。²⁰ 2015年，195旅打敗了所有的共軍「友軍部隊」，同時還模擬了敵軍入侵本土的想定。²¹ 假如美軍的敵手都願意如此坦誠地測試自身部隊，那麼正如《美陸戰隊準則出版品卷1：作戰》所言，陸戰隊須以同樣方式挑戰自認的「戰術優勢」，並運用陸戰隊假想敵營遂



中共在模擬敵軍入侵的假想敵實戰對抗演習，已大幅超出美軍的作戰思維。(Source: USAF/ Nathan H. Barbour)

行嚴密的實兵對抗訓練。

本文榮獲2017年艾力斯(Earl “Pete” Ellis)中校徵文競賽首獎。

作者簡介

Leo Spaeder少校現為高級作戰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Warfighting)學員。

Reprint from *Marine Corps Gazette*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Centralian Revolutionary Force,” *Facebook*, (Online: Undated), available at <https://www.facebook.com>.
2. Anonymous, “In Reserve,” *Leatherneck*, (Online: October 1957), available at <https://www.mca-marines.org>.
3. David Axe, “How the U.S. Marines Do Air Combat Better Than the Air Force Does: Marines Expand Aggressors as Air Force Cuts Them,” *War is Boring*, (Online: Dec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medium.com>.
4. “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Yuma: Marine Fighter Training Squadron 401,” *Marines*, (Online: Undated), available at www.mcasyma.marines.mil.
5.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How the U.S. Marines Do Air Combat Better Than the Air Force Does;” Karla Lant, “The U.S. Military Has a ‘Space Aggressor Squadron’ Trained for Off-World Warfare,” *Futurism*, (Online: Ma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futurism.com>; and SSgt C. Todd Lopez, “New Aggressor Units Expand Training Capabilities,” *U.S. Air Force*, (Online: November 2006), available at www.af.mil.
6. “1-509th, Operations Group, Joint Readiness Training Center,” *U.S. Army*, (Online: September 2017), available at www.jrtc-polk.army.mil.
7. Sara Marchus, “1-4 Infantry Battalion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U.S. Army*, (Online: April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y.mil>.
8. Viola Zhou, “8 Things to Know About China’s Biggest Army Training Base: Zhurihe Base in Inner Mongolia Offers Realistic Battle Conditions in a Variety of Terrai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line: 24 July 2017), available at www.schmp.com.
9.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Expeditionary Force 21*, (Washington, DC: March 2014).
10.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MCDP 1, Warfighting*, (Washington, DC: June 1997).
11. Capt Dennis Dunbar, “Exercises Doomed to Succeed,” *Marine Corps Gazette*, (Online: Sept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mca-marines.org>.
12. *Heartbreak Ridge*. DVD. Directed by Clint Eastwood, aired 1986. Burbank, CA: Warner Home Video, 2010.
13. “1-509th, Operations Group, Joint Readiness Training Center.”
14. Timothy A. Maxwell, “Training at the Army’s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A Complement to Live Fire,” *Marine Corps Gazette*, (Online: October 1998), available at <https://www.mca-marines.org>.
15. “The 11th Armored Cavalry Regiment,” *U.S. Army*, (Online: Undated), available at www.irwin.army.mil.
16. Lance M. Bacon, “Commandant Looks to ‘Disruptive Thinkers’ to Fix Corps’ Problems,” *Marine Corps Times*, (Online: March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inecorpstimes.com>.
17. Charles L. Armstrong, “Where’s Pete Ellis?” *Marine Corps Gazette*, (Online: November 2006), available at <https://www.mca-marines.org>.
18. Fred Drews, “Joint Chiefs Chairman Dunford on the ‘4+1 Framework’ and Meeting Transnational Threats,” *Brookings*, (Online: Februar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
19. “Commandant Looks to ‘Disruptive Thinkers’ to Fix Corps’ Problems.”
20. Gary Li, “The Wolves of Zhurihe: China’s OPFOR Comes of Ag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Online: Februar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jamestown.org>.
21. “8 Things to Know About China’s Biggest Army Training Base.”